

授
堂
文
鈔
一



授 堂 文 鈔

(一)

武 億 撰

授堂文鈔目錄

卷之一

漢制六馬攷

周禮名所由始攷

諫官攷

古鄭國處留辨

漢王商邑居辨

古玉圭圖說

原字

廣廣韻注義

書白鶴觀碑後

卷之二

釋甲

書老學庵筆記後

老子道德經書後

書漢隸字源後

范書儒林傳後記

一切經音義跋文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巳亭記跋

題土壕鎮壁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迹題辭

游鞏縣石窟寺記

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跋墨子

魯山攷

書徐貞姑事後

與李東川書

與朱少白書

答黃小松書

與桂未谷書

與孫季述書

與李書源書

假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錢獻之作

吳尋陽長公主志石書後

答某書

卷之四

蘭相如澗池之會

史若豪先生狀略

趙孺人貞孝銘并序

喬安人詩序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書

上李西谷先生書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寄朱笥河先生書

與婁喬庵書

或謂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卷之五

三峯寺置香火地記

與朱少白書

答郭方山書

答王居敬書

弔黃仲則文有序

余少雲哀詞

與李仲謨書

與朱少白書

刑部山東司主事陞補廣西司員外郎加三級李公行狀

卷之六

書李敬堂先生逸事

祭李敬堂先生文

祭程內翰文

寄上王觀察書

字李生序

姬府君墓誌銘

武敬齋墓誌銘

與李東川書

汝石銘并序

小石山房圖跋

感逝圖跋

送陳象齋序

與郭方山書

卷之七

答王西霞先生書

再答西霞先生書

與王貽伯書

李仲謨墓石志

陝西吳堡縣知縣李府君墓碣

哭筭河先生文有序

山西平陽府水利同知候補郎中田府君墓志銘代朱少寧作

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高府君墓志銘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答王蘭泉先生書

國子監生李君墓志銘并序

偃師金石記題詞

卷之八

偃師縣學袁君惠教頌代王方川先生

呂碩亭時文集序

經讀攷異後序

祭胡笠峯先生文

博山縣重修彼岸寺記

存雅堂時文集序

潭西精舍送桂君入都序

益都金石記序

馮厚之壙志銘

董書巢明府循政詩序

偃師縣知縣王君行實輯略

王明府輓詞

偃師縣東關新修觀世音堂碑記

授堂文鈔卷之一

偃師武億撰

漢制六馬考

漢之駕以六馬也。非漢創爲之也。昔孔冲遠氏於書正義云。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四。一師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然則依康成之言。蓋必于周之盛時。其制始用四馬也。然而易稱。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則固以六爻位數之也。書言。若朽索之御六馬也。作僞者雜羣言以亂之也。路史注。言六馬。天子駕六久矣。此亦僞尙書所誤。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六馬之離。必于四面之衢。子張。周人也。其亦爲是言者。其當周既衰。列國因踵事附益而僭爲之也。列子。六馬可御。荀子。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晏子春秋。梁邱據御六馬而來。莊子逸篇。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數子所爲書。皆在周之季世。方于六馬始侈言之也。其浸淫而愈以非制者。則又如翟王子羨臣於景公。以重駕。下晏子曰。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然則馬之用六。增至于八。又重之至于十六。當時者亦有不悅乎此也。迨後迄諸暴秦。乃益著爲令。今見于太史公者。秦始皇紀。數以六爲紀。李斯列傳。二世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是其事也。呂氏春秋忠廉篇。吳王曰。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漢興承秦之弊。侵尋而不知所易。故推校諸傳錄記。

如漢書萬石君傳。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爰盎傳。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梁孝王傳。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臣瓚曰。言駟不駕六馬耳。

天子副車駕四馬。王莽傳。駕坤六馬。白虎通。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周遷輿服雜記。六駕六馬也。續漢志。天子五路駕六馬。東京賦。六元虬之奕奕。注。六馬也。天子駕六馬。西京賦。天子駕彫軫六駿駁。然則漢制之六馬。承于秦。實沿于周之季也。

周禮名所由始考

今爲禮經之學者。宗于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名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已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伯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于此。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余以斯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並起于漢。似也。然其言亦時有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之。何哉。伯厚之論。其失也。襲於外。方鄭夾漈作通志略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爲書也。于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答問。凡所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並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並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伯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于疏。蓋康成之所序。序爲周禮作。解詁之人。起于世祖以來。非謂周禮名肇于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于前漢之季。漢書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紆。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紆是也。唯所異者。于弁下多而加環三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

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卽職方文而以爲司馬者職方氏爲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之所自起固起于成哀間也然則周禮之名孰名之必于劉歆附王莽爲之也莽之陰賊蓋愚于泥古而果爲誕謾欺誣之說旣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天下方其所爲于官制地理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于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從爲佐而成之其見于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十字疑衍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錄云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爲周禮故班氏于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于詔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例復仍其本名謂莽以周官王制之文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及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未有以著明于此也禮樂志周詩旣備而其器用司樂以下諸官所掌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紊易至此也莽傳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于今者爲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然迨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爲劉歆也歆弟子散亡唯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鄭衆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

諫官考

諫有官。自商周以來。亦已備員也。或曰。夫如是。則溫公之記諫院題名也。非與。曰。公固失考。而以古者諫無官也。呂氏春秋自知篇。湯有司過之士。先識覽。周威公得史驎。趙駢。以爲諫臣。諫臣與司過之士。皆守官以名職也。又周之羣諸侯。諫以名其官者。呂覽勿躬篇。管子復于桓公曰。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管子又云。使鮑叔牙爲大諫。宣四年左氏傳。其孫箴尹克黃。又十二年傳。公子追舒爲箴尹。杜氏唯云箴尹官名。以高氏呂覽注證之。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也。然則齊與楚之有是官也。其所從遠矣。晉書武帝紀。詔曰。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案其文云。保氏掌諫王惡是也。而司諫司救。蓋又于萬民亦爲之官。以道正其行。以禮防其過。故曰。諫有官。古也。溫公之言。漢興以來始置官。不足據也。

古鄭國處留辨

公羊傳云。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郕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鄭發墨守云。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周宣王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武公生莊公。遷居東周畿內。國在虢郕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焉。留乃在陳宋之東。左傳。侵宋。呂留。後漢彭城有留縣。張良所封。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于留。祭仲將往省留之事乎。余曰。鄭之說果信。以留在陳宋之東。而使如所引。侵宋呂留。屬彭城者。謂此足以實之。則其地之與虢郕相去幾千里。固然其有足疑者。然以余考之。殆非也。漢書地理志注。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襄三十年。伯有死于羊肆。子產櫓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首。今牛首及斗城。其地並在陳留。而是地又居鄭東鄙。故意當時之留。卽在此。後遷鄭而野留。乃遂以僻于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曰。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畷歷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杼與賄。虢郕受之。十邑皆有寄地。由是以觀。虢郕其二君者。惜于欲。而日窮于利。貪鄭伯區區之餌。以奉其杼而居之。必先于十邑之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留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故以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于留。固亦其杼先寄居於此耶。其後通乎夫人。始取其國而遷鄭。而鄭之東偏。實與宋壤接而錯制焉。故祭仲將往省留。途出于宋。爲宋所執。亦勢所必至者也。尙曷疑乎。

漢王商邑居辨

王商之占籍。漢書著爲涿郡蠡吾人。後又書其徙杜陵。然杜陵之徙。不知其自何時。而蠡吾非其祖居。蓋傳之至今。已幾二千年。莫有疑其非者。余考之。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得封。蓋世貴顯矣。然其始固微者也。外戚傳云。旣得王姬。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姬。姬言名妄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迺始婦。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武。商之父也。而祖爲迺始。然則迺始家於廣望。其子若孫卽數更徙。亦當稽其始言之。豈有一移杜陵。而并其始籍亦失之邪。蠡吾者。商祖母前夫所家。及再適王迺始。已居廣望。與蠡吾絕不相蒙。而班氏牽率至此。毋亦有所未檢邪。褚少孫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平昌王長君。樂昌王稚君。並在趙國常山廣望邑。少孫當班氏前。已著商父武在廣望邑。然則商不從父名其籍。而冒於母氏前夫家之邑里。可以意決其無是事也。況少孫之所補可據也。吾故以班氏之於史文疎也。

毀五嶽寢廟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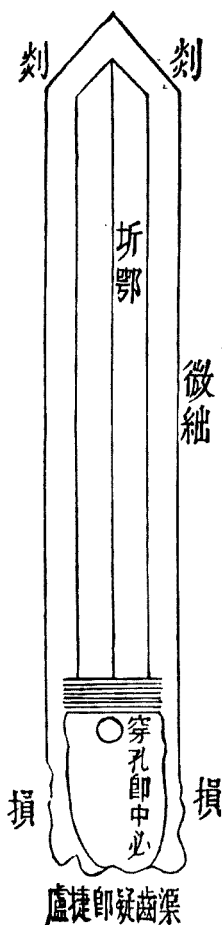
廟有寢。古也。然山所施于人鬼宜也。周官隸僕掌五寢。注云。五寢。五廟之寢。詩所謂寢廟釋釋。蓋其制以前曰廟。後曰寢。故月令孔氏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是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禮于其先。所以安神佑福。則廟必有寢。雖至庶人之賤。格于位不復得爲廟。亦將推情以祀諸寢。其或生沛大澤于世。而歿宜血食其報。如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屬。爲後人所專祀。則廟又必有寢。何也。皆以人之道通之也。今五嶽之祭。列于地祇。大宗伯實掌之。故云。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是也。古者山川所主。其位壇而不屋。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注云。兆。爲壇之營域。賈氏疏。案封人云。社稷之壇。謂壝土爲之。卽此壇之營域一也。不言壇者。舉外營域有壇可知。于是推之。五嶽之位。其爲望祭。與夫王時巡省所禮。蓋同一築土告虔。無別制爲廟寢者。廟寢之有制。非古也。後之瀆禮者爲之也。寢者。廟寢之所自起。紀載旣多不錄。惟漢西嶽華山廟碑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僊殿。門曰望僊門。其下銘辭又云。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自是世代遵修。悉沿而不廢。乃益相與浸淫波靡。至于山林川澤四方百物諸祭。罔不從俗因陋。莫能改易。然其中尤爲媒慢不經者。廟之有寢。寢之藏衣冠。其于地祇非宜也。猶可權設之也。若至近日。以愚所睹。西岳南岳及中嶽之祀。廟寢雜陳。環列女侍。牀簀枕衾。櫛架盥漱盤浴。皆人世所需。至爲凡猥賤褻之器具。列于室旁。爲嶽神臥像。儼然尸居寢榻中。設婦人像。

與嶽神並坐。號曰嶽帝之配。奔走村姬。橫軀膜拜。如是歲凡數有。爲道流之姦貪無賴者。踵相誑惑。愚瞽指爲利藪。案之宋史禮志。開寶六年。遣使奉衣冠劍履。送西鎮吳嶽廟。又其後陳氏以泰山立廟。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后殿于其後。不知又是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爲夫婦。此在前人。固已疑其誕。而因循莫之舉正。及明御史陳祚奏南嶽衡山神廟。歲久頽壞。塑像剝落。請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內築壇壝。外立廚庫。繚以周垣。附以齋室。而去其廟宇塑像。則禮制合經。神祇不瀆。故愚竊謂弊當去其太甚。今廟雖粹不可廢。宜先毀其寢。而諸所謂像設。溷瀆之具。一切廢罷。庶于近古之制。以示觀聽。不誤不惑。長爲法守。謹議。

古玉圭圖說

玉圭一具。賈客某得自孟津一土人。而不識其名器。因相詫爲赤刀。欲以居奇。予姪嘉淳目其異也。倍償之值。代予搆獲。藏于家。今案之。圭質水蒼色。首中起刻。旁左右起刻。身中起鄂。身末橫刻細文。兩面文皆十。末下爲邸。邸上穿孔一。邸末刻如渠齒三。渠齒悉爲邊稜。其長短厚博。蓋依今木經尺推量。右刻長二寸二分。左刻長二寸。左刻下微如弓背。長七寸五分。右刻下少細。亦長七寸二分。圭身下博二寸八分。自下漸殺至上。左右刻唯博二寸。通計圭身之厚。不過三分。周禮大行人考工記玉人之事。始言圭璧徑長寸數。而厚博刻上。初無明文。惟聘禮記與雜記有之。今此圭也。長七寸餘。作偃絀形。與信圭躬圭幾似矣。博二寸八分。亦較記所言博三寸。微有不侔。其刻上則過寸半。及厚不及半寸。特少差舛耳。古尺度與今分寸茫昧。疑似前人率用約計。此亦非其太失據也。隸續載漢六玉碑圭之製。圖可見于世者。此爲最古。然尙不知有邸有孔。鼎氏三禮圖出。而後儒轉相摹繪。於圭之形製。左右各爲刻而已。更無圖所爲邸與孔者。玉人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繹之繹。謂以組約其中央爲執之。以備失墜。疏案聘禮記五等諸侯及聘使所執。皆有纁藉及絢組。絢組所以約圭中央。卽此中必之類。若然。圭之中必尊卑皆有。此不言諸侯圭。舉上以明下。可知是凡圭皆有孔矣。而典瑞疏云。六玉兩頭皆有孔。恐不可爲訓。當如此圭爲一孔。於約繫自便也。典瑞四圭有邸。注鄭司農云。於中央爲璧。圭著其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于璧。故四圭有邸。圭末四出故也。兩圭有邸。注僞而同邸。玉人注。邸謂之抵。有邸僞其本也。圭璧注。圭其邸爲璧。璋邸

射注璋有邸而射是兩圭四圭及半圭曰璋且有邸而此單執之圭經不具言然則當以隅反也凡物之
 抵必在下所以爲持也今圭如九寸七寸並以兩手執之其餘圭身太短故必有邸而制始備而爲圖者
 概不及此此其疏也已圭身中及旁稜有三下橫爲細文十其諸圻鄂瑒起之意與渠齒三或亦纒藉采
 就所束約于此與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鄭司農云阻外有捷盧也疏捷盧若鋸牙然後鄭不從之
 愚以此圭渠齒卽如先鄭之所云而穿孔繫組案之後鄭亦可兩從也與古制疑昧世人率憑意測至其
 拘守而泥古者則指先儒之文傳會以成實驗故益不可爲據依魏太和鑿背之轆出始知康成氏讀轆
 尊爲娑取訓于鳳凰毛羽娑娑之非宋得古璧文如碎粟以之推鄭注穀圭其飾若粟文然者合而舊圖
 爲四穀葉莖穗之形乃以大誤然則此圭之出足爲資證疑舛俾三代典器復見于世豈不益可珍也與
 因摹其圖于右覓工鑄諸石以俟通儒更爲之審正是予之志所存也



原字

古者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然則孰字之。父戒于賓。而爲辭以字之。所謂昭告爾字。爰字孔嘉者也。由是而朋友等夷之倫。相與字其字。以敬其名。禮也。雖然。舍是無有與爲字者乎。漢書高帝紀云。運籌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寶嬰傳。景帝曰。天下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鄭當時傳。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是三者。固以君字其臣。禮之殊也。殊則不可以概言之也。然而春秋之世。天子亦字諸侯。書文侯之命。是也。又字諸侯之使臣。國語。王曰。叔父使士季。實來修德。以獎王室。是也。宜其踵事而隆。謙者皆有寵于臣也。君之分尊者也。然舍是而逮于師。亦尊也。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新序。引孔子曰。君子哉子賤。師于弟有時而字之。分有略焉。不以過苟曲也。今夫五服之倫。母氏於屬尊。然其接夫子也。稱之以字。蓋謂夫夫歿而身從于子。不可甚卑以接之也。後漢趙苞傳。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范式傳。張邵死。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寧有望邪。此其義也。而父亦字其子。曲阜桂未谷馥鄭固碑跋云。太平御覽。引劉向別傳。疑是楊雄別傳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云云。始知烏是其字。而法言亦稱烏父字其子。猶曹孟德之稱子建是也。母之外。其尊有世母。王莽傳。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與長孫中孫。師古曰。長孫中孫。莽子宇及獲字也。循是而舉之。兄也。亦字其弟。翟方進傳。宣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文仲翟義字也。丁鴻傳。願辭爵仲公。仲公。盛之字也。范滂傳。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注。仲博。滂弟也。滂旣字孟博。則仲博亦弟字也。姊與兄之尊等也。其

子弟亦等也。郭解傳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是也。妻于夫。子于父。孫于祖。兄之子于季父。甥之于舅氏。卑屬也。然不嫌于字尊者之字。古之人質。無所緣以滋偽也。高帝紀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王章傳。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又案之詩所云伯兮。而鄭箋以爲伯。君子字也。妻之字其夫者。其所從固遠甚也。班固敘傳云。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言父諱。舉其字耳。字其父也。子思著中庸。引仲尼曰。字其祖也。論語。子貢曰。仲尼。日月也。字其師也。淮陽憲王傳。報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字其舅也。爰盎傳。種謂盎曰。絲字其叔也。皆卑以加其尊也。然又其通于此者。薛宣傳。瑯琊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悅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趙貢太守也。而字其丞佐。蕭望之傳。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望之師相也。而以字其門下生。崔駰傳。駰候資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憲貴戚也。而以字于疎賤。又樓護傳。護獨東向正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此固抗執交之義。字其故舊之子。亦猶用友之道自處。故無限于尊卑。相與字其字者。于禮皆可相衡也。然而霍光傳所載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已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夫子都者。晉灼引漢語。以爲馮殷。則子都亦字也。嗚呼。以士大夫而字人之奴。于是字之義無復存焉者矣。

廣廣韻注義

昔宋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廣韻言姓氏甚詳。然充字有充虞。歸字有齊歸。其遺闕多矣。及余以是推之。審如王氏之所指。而廣韻之爲書。于某字下收姓氏。尤探複姓。其多至于八十五氏。如一東公字注是也。今案子下于複姓失注者。魯之公族有子駒氏。見王潛夫論。子南彌牟。見檀弓。子南勁。見紀年。左下複姓失注者。有左邱氏。見太史公自敘。左邱失明。厥有國語。里下原注。漢複姓有相里氏。攷墨子書。昔者齊莊君之所謂王里國。中里綴者。王里。中里。亦複姓也。浩下原注。唯曰漢複姓。魯人浩星公治穀梁。今攷漢書趙充國傳。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而注不及。游下注。唯云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邃爲股肱。今案漢書郊祀志。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師古曰。游水。姓也。發根。名也。則游水亦複姓。而注不及。伊下複姓。不載伊耆氏。此亦漢姓。見鄭康成注云。今姓有伊耆氏。閭下不載漢複姓。有閭葵氏。見漢成陽令唐君碑陰。處士閭葵。旣是也。單氏失注者。漢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有故涿郡太守廐次公。故樂安相廐季公。今不見于廐字下。左傳有養由基。高誘戰國策注云。養。姓。由基。名。今不見于養字下。漢有蜀郡掌氏。見楊雄答劉歆書。不見于掌字下。丹朱。狸。姓也。在周爲傅氏。見國語。不見于狸字下。漢書張敞傳。有絮嬖。師古曰。絮。姓也。不見于絮字下。苑氏。其先出自苑伯何。爲晉樂正。又云。有苑子園。實能掌陰陽之理。見漢苑鎮碑。亦不見于苑字下。至其徵引前後失倫者。戎字下原注。漢宣帝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而不知呂氏春秋已有戎夷。遼齊如魯。譚字下原注。漢有河南尹譚闕。而不知新序。

吳有士曰譚夫吾里字下原注漢複姓有相里氏而不知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韓非子有相里氏之墨凡此皆非漢始見此複姓也又段字下原註本自共叔段之後又引風俗通云段干木之後其說蓋兩從然共叔段之後則以段爲氏韓有段產趙有段規是也段干木之後則以段干爲氏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戰國策註段干姓倫名也又有段干崇而皆未有所取資何也故予綜其遺脫者爲補于此亦欲學者循其例以類求之蓋亦不可以更僕數其所得必有進乎此矣

書白鶴觀碑後

汝州王孝方次守。往隨其父官。長子得唐白鶴觀碑。摹搨數紙。蓄於家。今歲從予遊。特出以示予。並攜長子新志。載此碑辨訛一篇。俾予爲考其實。次守雅志清尚如是。宜予有言也。按其文云。白鶴觀傳爲虞世南書。碑陰髣髴有餘姚虞公。及天寶二載等字。考世南爲太宗藩邸舊臣。未嘗逮事元宗。細閱碑陽上言。高祖神堯皇帝。而不及太宗。則此碑立于太宗時無疑。果若是言。其碑陰題識之誤。固已較然。然以予審之。殆辨訛者失也。碑陽首書太上元元皇帝。此下惟六字。回陷無存餘。雖漫漶。諦視皆可識。今其文高祖神堯皇帝云云。間行卽書太宗文武聖皇帝。又間行書高宗天皇大帝。又間六行書則天大聖皇后。字皆炳鑿可據。而志乃以爲不及太宗。豈當事者固未閱及全碑。遽以意斷之與。抑不自知其訛。而踵訛乃益甚歟。碑近臥城外。非有深谷阻澗。人力必不可就視。而轉摹在今日尤爲至易。乃一如未覩者何與。則是天下之如是疎謬者。又豈少也與。碑陰天寶二載字。次守未及摹。予今且以志所錄者。按之于史。尤不合。新唐書元宗本紀。天寶三載正月丙申。改年爲載。如志所言。天寶二載字彷彿可辨。則二載決不宜易年爲載。慶唐觀金錄齋頌記。以天寶二年十月。隆闡法師碑記。以天寶二年十二月。此見於金石文字者。其足證如此。今志依文直錄。或因碑陰二字涉誤。然亦於載字不復研辨。亦其疏也。案碑文下載垂拱二年。長子縣宰朝散大夫高同。營創基宇。造立尊容。百官志。縣皆稱令。此獨云宰。亦異文也。又京縣令正五品。畿縣令正六品。攷長子並不在京畿。而稱朝散大夫。與志載從五品者同。又下列丞白貞諒。主簿辛齊物。

尉王晟、張瑜等。是尉有二人矣。與志所云京畿上縣尉皆二人合。則長子地既屬緊。或於京畿相埒。故其階秩亦可倖與。碑所云營創基宇。蓋又知白鶴觀之起。始自高同。而新志亦不收錄。反以臆決此碑爲自太宗。則此碑垂拱二年者。又何說也。然則碑之立當于何時。中宗紀景龍下八月丙戌。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今文亦云。伏惟應天皇帝陛下。是碑立自中宗建元以後矣。而尙云太宗時無疑。其不謂之替也。與。文下書觀主谷大希。上座常齊物。監齋任太素。練師李知白。下不可辨。又另行韓道。宋子仙。魏元宗。萬中仙。楊竊鶴。鮑探元。鮑習莊。王羽客。真遂等。真字上缺一字。亦皆當時徒輩。喜自予發之。俾世知有其名也。鮑習莊。俗字。而書之金石。必非出之名手。舊傳爲虞伯施奉勅書。信必其誤也。因餘姚字附會及此耳。冊府元龜。文宗太和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卻書其本字。今碑內日光月光已歸正體。豈武后旣沒。世遂從而私易邪。後至文宗。乃頒之詔文邪。攷右補闕權若訥上疏。以爲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削之無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疏奏。手制褒美。據此。則當中宗反正。已刪除僞製諸字。故碑日月並從正文。及若訥疏陳。乃復踵僞相仍。至文宗始一更易。無復僞製之迹矣。此又不可不知也。碑舊在城外西北荒田中。剝缺尤甚。乾隆三十四年。知縣王君巨源。構室一楹。覆之。君爲政惠于其民。而子孝方。又知力學不懈于古。故予正其巨謬。而記其文之可據者。使孝方知有所攷。亦學之資也。乾隆五十年四月初九日。

授堂文鈔卷之二

釋甲

稽周典缺。率山獼秦。司用既佚。孰網舊文。綴之緝之。儼遺制存。行爲射的。莫我一身。用禦其侮。尙託仁人。爲補甲制證釋。凡條目區別者。爲數三十有三。

去毛曰革。蔡月令章句文。

割革爲甲。漢書藝文志。淮南子兵略訓文。

甲謂之价。亦謂之渠。詩。价人維藩。箋云。价。甲也。正義。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爲甲。釋名云。甲。似物有孚。

甲以自禦也。亦曰介。案价字通作介。襄二十六年傳。齊烏餘襲高魚。介其庫。注。入高魚之庫。而介其甲。襄二十七年傳。介慶氏之甲。荀子。庶士介而坐道。注。楊倞曰。介而坐道。被甲坐于道側。以禦非常。漢書。敘傳。稅介免冑。注。介。甲也。淮南子。渠幘以守。注。渠。漸也。一曰。甲名。幘。幘。所以禦矢。吳語。奉文犀之渠。注。謂楯也。此又以楯爲渠。是甲。楯。皆可通名。吳都賦云。戶有犀渠。與此同。

用金謂之鎧。案。鎧。爲甲之通名。釋名。鎧。猶塏。堅重之言也。禮記。注。甲。鎧也。廣雅。函。甲。介。鎧也。自周禮。司。

甲。注。甲。今之鎧也。世乃有以金制鎧之名。孔融。實刑論曰。古聖作犀兕。書說命。正義。經傳之無鎧與兕。蓋秦漢以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禮記疏。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書費誓。正義。古之作甲。

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盔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而因以作名。儀禮既夕禮。甲冑干箠。疏。甲、鎧、冑、兜。盔者。古者用皮。故名甲冑。後代用金。故名鎧、兜。盔。隨世爲名故也。又陳氏禮書。經言甲不言鎧。則古之甲。以革爲之。後世乃用金耳。程大昌演繁露。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人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燦以犀象。則知戰國時。但以革爲甲。未用鐵。語類。古者之甲。以革爲之。故函人爲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爲鎧。胡身之通鑑辨誤云。古人多以兜盔爲頭牟。後人因頭牟以鐵爲之。遂旁加金耳。是數說亦襲賈孔疏。遂因所見斷之。某考之獨不謂然。鄭氏注。甲。今之鎧者。今蓋以漢制況之。謂漢名甲爲鎧。詩正義云。經典皆謂之甲。後世乃名爲鎧。箋以今曉古。此疏所指。亦謂以漢制況之。其實用皮用金。在古並有此制。管子地數篇。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蚩尤造兵之始者。已以金作鎧。韓子。共工之戰。鐵鉅矩者及乎敵。鎧不堅者傷乎體。兵仗鎧戟。已大備矣。見路史引此又在蚩尤以前。已云鎧。鎧所從來遠矣。非自後世爲然。春秋時此制益廣。車馬被甲。皆得用金。鄭風。駟介旁傳。介。甲也。秦風。伐駟孔羣。箋云。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成二年傳。不介馬而馳之。注。介。甲也。是馬亦用金爲鎧。定八年傳。主人焚衝。注云。衝。戰車。攷淮南子覽冥訓。大衝車。高氏注。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是車亦用金爲鎧。昭二十五年傳。季氏介其雞。邠氏爲之金距。呂氏春秋察微篇。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雞頭。鄭衆亦云。介。甲。爲雞著甲。見儀禮疏。案此介與金距對。則小鎧亦以金爲之。此又可爲證。以見當時鬪雞之戲尙如此。蓋必有

所做效爲然。其人得用金爲鎧者。吳越春秋。王僚乃被棠鐵之甲。句踐外傳作唐夷。又戰國策。當敵則斬堅。甲盾鞬鞞。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脰之衣。呂氏春秋。貴卒篇。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兵鳩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此又自春秋至戰國。世變益甚。所備益密。則甲用金與革。古蓋兼之。而諸說妄爲區分其義。非也。淮南子主術訓鞬鞞鐵幕。

甲在首謂之冑。亦謂之兜鍪。亦謂之鞬鞞。書說命。惟甲冑與戎注。冑。兜鍪也。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鞬鞞。師古曰。鞬鞞。卽兜鍪也。楊雄傳。鞬鞞生蟣蝨。師古曰。鞬鞞。卽兜鍪也。廣雅。兜鍪。謂之冑。鞞。亦作鉞。見急就篇注。兜鉞。首甲也。古謂之冑。亦書作軸。荀子。軸帶劍是也。太元爭次七干及矛軸。釋文。軸。音冑。

在頸謂之鐙鍛。亦謂之盆領。說文。頸鎧。謂之鐙鍛。漢書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注。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脾裪也。則盆領蓋卽鐙鍛之異名。又鐙鍛謂之鍔。見釋名。又謂之鐙。亦見廣雅。

在臂謂之鉞。亦謂之覆膊。亦謂之鐵幕。說文。臂鎧。謂之鉞。史記索隱。甲三屬。覆膊一也。戰國策。鐵幕。劉氏云。謂以鐵幕爲臂脰之衣。臂甲有衣。亦謂之扞。漢書尹賞傳。被鎧扞。注。鎧甲。扞臂衣。

常心謂之鞬革。管子小匡。輕罪入蘭盾。鞬革二戟。注。鞬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荀子。楚人絞革犀兕以爲甲。鞬如金石。案。函人合甲五屬。注。鄭司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以是推之。鞬卽合。士喪禮。注。古文鞬。爲合也。然則合或從革。或從革。均一字耳。函人合。從古文。管子及荀子。鞬。從今文。其可取證如是。而鄭氏謬所言合甲於傳無徵。殆以臆決爲失考也。

腰以上通謂之上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疏。謂札葉爲旅者。以札衆多。故言旅。旅。卽衆也。先鄭云。上旅。腰以上。謂衣也。案旅通作脅。急就章。王伯厚補注云。旅。與脅同。書。旅力旣愆。詩。膂力方剛。是也。周語。四軍之帥。旅力方剛。與詩作膂者並同。韋氏注。依文釋之爲衆。亦非。故先鄭釋上旅下旅。悉以腰分。注之與上記文。凡爲甲必先爲容。皆約以身爲言。疏謂札葉爲旅。疑未是也。胸腰諸字。從月者。古皆省。旅當

亦如是例。

腰以下通謂之下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下旅。謂腰以下。疏。下旅。腰以下。謂裳也。故春秋傳曰。棄其甲裳者也。

身中謂之裨。漢書注。如淳曰。上身一裨。一脛。一凡三屬也。案裨。裨。旣次上身。是宜有身中之目矣。

在下謂之甲裳。宣十二年傳。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注。下曰裳。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注。以帛綴甲。索隱。甲三屬。甲裳二也。

在脛謂之鐵幕。亦謂之脛衣。亦謂之脛繳。案鐵幕已見在臂條內。索隱。甲三屬。脛衣三也。如淳曰。脛繳一。皆以在脛爲文。

制甲先以鍛。考工記注。鄭司農云。鍛。革也。

申帶謂之組膝。少儀。甲不組膝。注。組膝。以組飾之及紵帶也。疏。謂以組連甲及爲甲帶。言紵帶解經膝。

字。膝是縛約之名。故秦詩云。竹閉緹膝。注云。膝約也。又帶甲亦謂之衿鎧。外傳。吳王爲帶甲三萬。帶甲衿鎧。

甲比謂之札。戰國策。身自削甲札。太元比札爲甲。

續札之間謂之朕。戴氏考工記圖解。

札之數多制以七。函人。犀甲七屬。注。屬讀如灌。注之。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成十六年傳。蹲甲而

射之。徹七札焉。呂氏春秋愛士篇。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韓詩外傳。

擊之。甲已墮者六矣。云已六札。言所餘者僅一札耳。詩外傳。齊景公使人爲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之不穿。

穿一札。下文弓人之妻任氏云云。景公以爲儀而射之。穿七札。列女傳。昔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不

札孔謂之窻。窻亦謂之竅。考工記注。鄭司農云。窻。小孔貌。呂氏春秋去尤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公

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

則盡任力矣。若崔實政論所謂。鎧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則其弊也。

擊札以組。管子四時篇。衍組甲厲兵。注。組甲。謂以組貫也。襄三年傳。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賈逵曰。組甲。

以組綴甲。呂氏春秋高氏注。組甲。以組連甲。高賈所據。皆與杜氏異。又考組之制。當如內則疏。組。紉。爲

條。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紉。

以帛謂之練。說文。練。漚也。襄三年傳。被練三千。賈逵曰。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呂氏春秋有始

篇邾之故法爲甲裳以帛高氏注以帛綴甲韓非子過秦得韓之都而驅其練甲此練甲亦卽被練是也。

用綿謂之緝戰國策妻自組甲緝注緝綿也。

以繩謂之縷逸周書年不登甲不纓縷孔晁注曰縷繩甲不以組書敕乃甲冑正義引鄭云敕謂穿徹

之謂甲繩有斷續當使敕理穿治之又冑用繩繫于領下謂之帶獻帝春秋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神亭之役若爲卿先如何慈謂曰

不敢面欺若兜鍪帶不斷未可量也

繩有飾謂之朱綬說文云綬絳綬魯頌闕宮貝冑朱綬傳朱綬以朱綬綴之疏謂以朱綬連綴甲也又

案朱綬卽冑之綬太平御覽詩云貝冑朱綬謂以貝齒飾冑朱縷綴之也冑插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綬

之象也少儀疏謂以朱繩綴甲故鄭云亦鎧飾也是鄭所云鎧飾而以亦字言之明其蒙冑爲義疏但

指連綴甲於義猶未備也

飾冑用以貝詩魯頌貝冑朱綬傳貝冑貝飾也陳氏禮書魯人之冑綴以綬飾以貝

甲有飾謂之韜說文韜韋繡也宣二年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外傳吳語內有丹甲注丹甲彤甲也又有

黑甲注黑甲漆甲也又吳子謂魏文侯曰今君四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書以丹青爍以犀象左

傳襄三年傳組甲漆甲成組文又用組亦謂之飾少儀甲不組縷注組縷以組飾之及紿帶也

無飾謂之素外傳吳語素甲注素甲白甲也戰國策武王將素甲三兵領戰一日

緝甲謂之繕。亦名維甲。詩鄭風。叔于田序。繕甲治兵。箋。繕之言善也。越絕書。越王句踐。反國六年。皆得士民之衆。而欲伐吳。於是乃使之維甲。維甲者。治甲系斷。修內矛。赤雞稽繇者也。

甲裏謂之組練。馬融云。組甲以組爲甲裏。公族所服。被練以練爲甲裏。卑者所服。

甲單謂之伐。管子參患篇。甲不堅密。與伐者同實。注。伐。謂甲單衣者。

甲刻識謂之物。定十年左氏傳。叔孫氏之甲有物。注。物。識也。閻人注。兵物。皆有刻識。甲亦兵屬也。故以識別之。

甲衣謂之囊。檀弓。赴車不載囊。注。囊甲衣。樂記。鍵囊。注。兵甲之衣曰囊。少儀袒囊。注。弢。鎧衣也。呂氏春秋悔過篇。囊甲束兵。昭元年左氏傳。囊甲而見子南。考工記疏云。子南囊甲者。彼以衣藏甲爲囊。此亦以衣藏甲爲囊。

盛甲謂之纍。國語。甲不解纍。注。纍。所以盛甲也。

書老學菴筆記後

老學菴筆記十卷。宋陸務觀撰。細碎探賾辨物。非苟爲言者也。然其書尤喜于當時遺制。多所存錄。而中亦多疵繆。豈隨事劄記。不及詳而失之易也與。四卷內云。舊制。丞相署敕皆著姓。官至僕射則去姓。元豐新制。以僕射爲相。故皆不著姓。攷之勅賜壽聖禪院額牒。在熙寧元年二月後。署銜左僕射兼門下平章事。已不著姓。則必非元豐新制始然。又五卷內云。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探時望。真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予綜其實。亦非篤論也。東坡集題伯父謝啟後。天聖中。伯父中都公始舉進士於眉。年二十有二。時進士法寬。未有糊名也。東坡題其家集如此。蓋皆得之目見。而又在陸氏前。宜其言之不苟。然陸氏反謂糊名自真廟何也。陸氏嫻于掌故。猶有不可依據如此。況世之影聞者與。士不通古今。而欲望爲通學。豈不亦難與。

老子道德經書後

漢藝文志錄道家。凡傳老氏學者。有鄰氏經傳。傅氏徐氏經說。及劉向說老子。而所爲注。不見有河上公。其後。隋經籍志。乃云漢文帝時。河上公注。蓋是書亦久佚。今少存者。獨附見陸氏經典釋文。余案其語率膚末。不足以發明道德之旨。頗意好事者之爲之也。河上公爲漢隱君子。名且不自著。況切切然欲爲書以要聞于世。此必非也。余固疑其爲晉宋間人所僞託。而浸尋至于流傳之多。故在陸氏。猶及收之。然余怪今世流俗所傳。既不復襲是注。猶于篇目皆離析爲二。何歟。陸放翁題跋云。晁以道謂王輔嗣老子曰。道德經。不析乎道德而上下之。猶近于古。今此本已久離析。然則宋已失輔嗣定本。邢氏論語疏引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疏而不失。此其可徵之一也。又攷漢書注。如顏氏于魏豹傳。引老子道德經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田橫傳。引老子道德經曰。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楚元王傳。引老子道德經云。知足不辱。嚴助傳。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德經之言也。楊雄傳。貴知我者希。師古曰。老子道德經云。知我者希。則我貴矣。酤吏傳。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師古曰。老子道德經之言也。下士聞道。大笑之。師古曰。老子道德經之言也。西域傳注。老子道德經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爲糞。蓋其所引以道德分篇者若此。而與釋文題道德經音義。道德經音義者並合。又賈公彥周禮師氏疏。亦以爲老子道德經云。道可道。非常道。其下案道德經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其于翟酺傳也。則又謂老子道德經曰。魚不可以脫于泉。是數子于初唐時。並同所證。步真客碑。稽之道經。以慈爲寶。其必襲自晉宋舊本。

而莫之規正爲可惜也。史記老子傳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之踵是說者亦以上下爲題。必自此始矣。余故以折諸漢志爲還舊題曰老子。而後有喜道異說如傳河上公注者。庶以予言正之。其尙可從也與。

書漢隸字源後

昔洪景伯欲于隸釋隸續而外。倚聲彙之。更爲隸韻。惜其書不成。而婁氏字源。以韻目類之者。獨存以實。余覽其書。無他證明。唯卽漢碑字與古通借者。綜列。便于尋討而已。然較其中尤蹉駁者十三。蔡內泐字小注。引陳球後碑云。嬌滿繼虞。建國于陳。不知碑固以胡公滿爲言。故云繼虞。言繼起而紹封也。使如婁氏指爲泐。此溯其始。非所謂繼也。且滿已收入二十四緩。蓋亦有取于陳球碑。而此又誤指爲泐。前後自違其例。是益非吾之所知也。

范書儒林傳後記

予讀蔚宗書所云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蓋其論例之見于自敘如此。然以余所徵東漢以來易名家者。有杜暉字慈明治易梁邱。見綏民校尉熊君碑。書名家者。郎中王政碑。治歐陽尙書。刻令景君闕銘。治歐陽尙書傳。祖父河南尹父步兵校尉業門徒上錄三千餘人。成陽令唐扶頌。次子龔叔謙治尙書歐陽。次廉仲絜治小夏侯詩名家者。從事武梁碑。治韓詩經。郎中馬江碑。通韓詩。祝睦碑。修韓詩。廣漢屬國都尉丁魴碑。治韓詩。執金吾丞武君榮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司隸校尉魯峻碑。治魯詩。春秋名家者。孔廟置守廟百石。孔和碑。和修春秋嚴氏經。成陽令唐扶頌。處士閭葵斑字宣高。修春秋嚴氏巴郡太守樊敏碑。治春秋嚴氏經。嚴訢碑。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泰山都尉孔廟碑。治嚴氏春秋。山陽太守祝睦碑。修嚴氏春秋。魯峻碑。兼通顏氏春秋。然則東都春秋公羊博士。惟有嚴顏。今見于碑者。諸儒所傳習亦二氏而已。而嚴氏之有馮君章句。則並不見錄。嗚呼。罔羅之疎。豈小過也與。昔歐陽氏于元儒婁先生碑。歎圖記所載訛謬。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況此尤爲專門傳經師授之所係。而可以見遺也歟。余撮其名跡始末略見者爲著于篇。幸世易于尋攷也。

一切經音義跋文

一切經音義唐沙門元應撰摭羣書以釋彼教法之遺言者予在京師從陽湖袁氏覓得一部閱三數卷歎其用意勤矣然紕繆亦多從而錯出者何歟闍人下所釋引周禮闍十人鄭元曰闍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宮人也案酒人注今謂之宦人後漢書有宦人諸傳康成以今準之蓋目漢制爲然如云宮人則於奄益復不合是其疎一也然猶可諉者宮宦字形涉似爲傳刻之訛至如囹圄下所釋引周禮三王始有獄案今經既無此文考急就章云皋陶造獄法律存則獄已不起于三王而誤證之是其疎二也不登下所釋云登升也周禮以歲時登案此引書未完已不復成文五兵下所釋引周司兵掌五兵鄭衆曰五兵者戈、殳、戟、矛無夷也步卒五兵五則無無夷而有弓矢也案司兵注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矛、夷、矛此于酋矛脫酋字夷矛訛無夷字至步卒五兵則爲後鄭所注云無夷矛而有弓矢今既訛無夷矛作無無夷矣其于前後兩注又牽合爲一如出自仲師一人之手意欲使文而不知其有繁而不可殺者是其疎三也諸辭下所釋引周禮鍾師掌辨鼓之縵樂鄭元曰作縵擊辨以和之也案引經文于辨鼓下衍之字引注文于作縵下脫樂字又于某文下所釋引周禮馬二百一十四匹爲廐廐有僕夫案今周禮非此文元應亦撮舉而成之者其本必襲自說文廐下有此注然考夏官校人六繫爲廐廐一僕夫注云自乘至廐二百一十六匹周禮乘馬一師四圉二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然則四宜爲六說文已舛誤而元應又不加釐正輒因舊文踵其誤是其疎四也開元釋教錄謂元應爲是書敍綴纔了未及覆述遂從物故嗚呼此

其致誤之由歟。然予僅目及數卷之注。而注又僅用周禮一書。其舛錯已若此。則固亦剽竊所未及檢者歟。予倦慵不暇爲之細讎。當告之彼教法中。有慧而裁者訂之。庶爲全書歟。乾隆歲丁未秋七月館清化日書。

秦漢瓦當文字記跋尾

歛程君彝齋著秦漢瓦當文字記一卷。由同時數君子所搜緝。恐其衆之易于亡佚。迺各錄所從。并附以舊聞。其說多可依。然程君于八風壽存當。謂八字筆畫疏少。故與風字合爲一。見古人繆篆分布之妙。予竊以宋楊南仲所云。古語二字相屬者多爲一字書之。若秦鐘銘有半。子小旁。方四之字是也。識薛尚功鐘鼎款識姑以是爲跋。亦未稔當于程君意否也。歲戊申冬十有一月某日。

巳亭記跋

右巳亭記。西霞先生既脫稿。自矜其書。欲多布人間。暇輒隨意爲之。歲乙巳冬。余往謁。在遂平官署。檢出是本爲贈。其後先生官清化。當己酉三月九日。重爲祓禊之遊。因憶昔所記。沈約宋書。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巳。謂余曰。子好奇多聞。或他有所證。與此契合。與余謹對曰。有之。閻伯詩潛邱劄記。嘗證以王羲之於蘭亭。乃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乃丙辰。次日方丁巳。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三月丙申。禊于樂遊園。正是月之三日。是亦不用巳日也。然則沈氏爲是言。其信然也。然余更依類廣之。晉起居注。海西泰和六年三月庚午朔。詔以三日臨流杯池。依東堂小會。庚午建朔三日爲壬申。豈不亦與閻氏益佐明邪。至于魏晉以來。祓禊見諸文字。亦有云上巳者。或疑于但用三日之言有所漏。然亦非也。三日爲著令。其稱上巳云者。沿以舊名名之也。齊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云。粵斯上巳。梁簡文帝三月曲水詩序云。上巳屬辰。既標題爲三日矣。而文復謂之上巳。非必三日適合上巳也。固以三日令節。卽名上巳云爾。先生頗領是語。不以爲繆。今又三年矣。先生備員通判。留清化。而余行作吏于外。感念疇昔讌談之話言。爲跋于末。以自傷也。乾隆辛亥春二月六日。

題土豪鎮壁

往者予主召南書院道新安澗池間其鎮曰土豪舊勒之豐碑用以標其名至近歲已易爲英豪詢之士人固以其俗悍而健于鬪往往致斃故官斯土者歸于名之不順以易之也予檢行篋取左氏傳僖三十二年正義云北嶠此道見在嶠是山名俗呼爲土嶠石嶠釋文嶠戶交反劉昌言音豪然則今俗所傳土豪卽土嶠也嶠有豪音人日習焉而不察至以音字爲正字而豈知其失也哉酈道元注水經所指三嶠之目固以云土嶠蓋其名流稱已久然孔氏謂俗呼爲土嶠豈亦莫推其所自與土豪之西一小村墟俗指云石河杜子美石壕吏卽石嶠之轉而爲壕而近且轉壕爲河又或以壕作濠皆不徵其實而展轉訛易之過也君子大復古況變古而妄名之故予病焉爲書之以告此邦之人冀其有省也乾隆五十三年夏四月初七日記

錢氏家藏孫徵君手跡題詞

錢君太和家藏夏峯孫徵君手跡一冊。詩一已脫其後。手書凡有八。中斷殘不完者亦有一。然皆無年月可次。按徵君年譜。順治十七年歲庚子。灤州趙寬夫同密縣錢升階來學。升階卽太和高王父。西齋先生字也。寬夫始與先生請謁同時。及後流寓于密。又依先生三十年。兩人期以道義相提重。故徵君爲詩及書。見于冊者。率兩稱之。其以此也。冊首列升階言別口占志勉詩。案先生自受業夏峯。歲往返質疑。今其別也。不知屬之何時。而予檢行箱。亦無徵君全集可尋。然以予淺率攷之。尙有可疑疑者。譜云庚子來學。及寬夫爲先生志墓。惟云予流寓密縣。定交于吾友升階。自丙中秋始也。迄癸卯。君受業容城先師。與予爲同學。則又以癸卯爲斷矣。其兩岐如此。予固疑譜出之諸門人。雜爲撰託。容亦未能致審。而志文爲先生生平契義之人所記。必不稍涉舛。故宜以此爲正也。譜于己酉下。列徵君與寬夫以道升階書。癸丑下。列懷友詩。有所云錢薛具識器者。惟此一詩。八書佚不見錄。其當時哀緝未之及。意亦略而不書與。然幸于此冊存之。其足以補譜所缺漏者。太和一人之力也。太和與兄南浦篤氣誼。蓋尤與予相知愛。今南浦沒矣。而太和益以憔悴。獨其篋櫝中。什襲所蘊。惟恐失墜者若此。嗚呼。其足尙也夫。其亦可悲也夫。乾隆五十一年歲丙午冬十一月十三日。

遊鞏縣石窟寺記

余遊石窟寺。得唐宋碑刻。年月書撰可識者凡五。最後迺殿之東偏。尋觀石壁。又折而西。壁皆人力鑿。洞然深越。其龕之大以丈計者有三。傍崖稍用剏治。輒畫區布界地鑿象者若干。題年月日者。又莫能殫記焉。其有題普泰元年歲次淳洽。比邱某起造聖像。普泰。魏節閔帝號也。辛亥字從水。當時僞體字如是。或亦因魏氏以水運興故也。然帝以辛亥二月爲爾朱兆所立。越明年而遂廢矣。五月十四日造石像一區。東魏孝靜帝建元天平也。大統四年二月廿六日造石像一區。則爲文帝所改元也。又有天平三年不記月日者。四。天平三年書三月壬寅朔三日者一。天統七年四月者一。天統元年三月者一。天統。齊溫公緯也。河清三年四月者一。齊世祖湛也。天保二年四月者有三。三月者一。題許昌郡中正都督府長史字可尋。又二月者一。六月者二。又九年六月者一。唐龍朔元年四月八日者一。下有鞏縣河濱鄉楊造石像字。三年五月者一。二年歲次壬戌五月己丑廿八日景辰者一。乾符二年八月十日者一。總章元年四月二日者一。下李光嗣名存。咸亨元年五月者一。三年十月者一。乾封三年者二。久視元年六月者一。延載元年八月者一。咸通八年六月二月者。又各有一。往者。余走四川。觀朝天關。下瞰江水。石壁巖立。積龕無數。皆雕鐫佛像。形模大小。莊嚴悉備。于時捨陸就舟。水迅不得泊視。爲憾也。近復聞山西大同城西三十里。雲岡堡巖上。亦刻佛像。與此窟略似。而洛陽伊闕。最爲宇內鉅觀。以故崖間凡有昔之題記。往往爲世所觀。今石窟寺僻遠。人跡罕所尋歷。而余以居閒無事。得寓目焉。又歎著錄佚而不書。雖近如府縣志亦

失載於以歎其久湮而迹不彰也。魏書宣武帝景明元年。詔大長秋白整。準大京靈巖寺石窟。於雒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攷此石壁之西。金建某像塔記。有洛陽郭仁文。已云自後魏宣帝景明開鑿爲窟。刻千萬佛像。則信爲宣武營治矣。然史獨不詳此。或亦有所漏與。時與余偕者。杜君雲喬。焦君萬年。夜同宿寺僧舍。匆迫書之。時爲丙午歲三月之廿八日也。

授堂文鈔卷之三

擬曾子固答歐陽公論氏族書

承執事教以氏族之所宜詳。鞏已自竭愚力。然尤懷有所私。敢復于下執事。蓋鞏頃讀所示書。以諸侯年表推之。雖大功德之侯。亦未有終前漢而國不絕者。未能以爲信然也。漢書曹參傳。哀帝時。乃封參元孫之孫。本始爲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張湯傳。放子純。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此二侯皆王莽時不失封者也。若以表所列並云。今見則班氏爲史時猶存也。建平敬侯杜延年。至其曾孫侯憲嗣。建武中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然則建平之世有封土。表亦列其當建武中乃絕也。漢列侯幸不絕于前漢之末者。固有二三存焉。執事言爲世師。鞏不敢不以所推爲執事言之。幸垂覽。不宣。鞏再拜白。

跋墨子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慎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竟地。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函，徧禮四鄰諸侯，敵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讎。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歎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翟在魯，睠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誠入，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故太史公一云並孔

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旣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尙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撫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魯山攷

魯山、自漢所指其地。卽今縣西一百七十餘里。俗名沒大嶺。漢書地理志、魯陽註、有魯山、古魯縣、御龍氏所遷。魯山、洧水所出。東北至定陵入汝。許氏說文、洧水出南陽、魯陽堯山。東北入汝。水經注、洧出于堯山。元和郡縣志、洧水出縣西大陌山。方輿紀要、沙河源出莫大嶺。諸記錄言洧水之源、名或有異。實一山也。沒大嶺迤北而折於東。證之水經注、洧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卽劉累之故邑也。有魯山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其地當爲今邱公城。距縣二十餘里。以此文承上、洧水又與波水合下。邱公城正近洧波合流之處。邱與魯音讀轉易故也。是魯陽故城爲漢縣地。有魯山。謂在今縣治之西。迤折而北。皆得是名也。元魏來指魯山如洧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牛蘭水又東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闕駟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駟當元魏時撰十三州志目。驗爲今魯山。實以廣州刺史及魯陽郡治所在當之。蓋卽今縣治東魯山是也。魯山自極西而北而東。亦猶太行之有八磴。其實一太行也。後人隨地殊稱。溷淆莫辨。但依縣治之東爲魯山專名。此其疎矣。元和郡縣志、魯山在縣東北十里。方輿紀要、魯山在東北十八里。縣以此名。三水小牘、汝之魯山縣二十里。曰魯山。民譌曰路山。則古曰堯山也。魯有唐堯廟。故文選南郡縣賦云、甘厥龍而爲醴。視魯山而來遷。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祀于堯山是也。今之爲方志者並依之。蓋得其一而未悉也。縣東魯山。雖奇特迥秀。比諸莫大嶺。何異培塿之於泰山。故愚敢於違舊說者。以班志所定爲審其實。是縣之得名由此也。

書徐貞姑事後

往在博山。居于幕主書記者。實惟徐君瑤泉。君數爲予言其祖妣貞姑之賢。嘉興王元啟撰書事。著聞于世。予讀而異之。欲爲貞姑作表墓之文。未及爲。會有難者曰。貞姑之所守。信哉篤矣。抑未聞于禮文有載。或亦以事過畸。難爲聖。故不垂諸訓與。曰。昔之記禮者。稱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然則許其服以斬。而必于葬而除之。情以義斷也。斷以義。固宜別擇所適。不強之而過乎情。慮天下之效之者。致于矯且僞也。然而緣此設誠。以致其志。雖聖亦弗禁之。不得中行。必也狂狷。聖之微旨也。難者曰。聖旣弗禁矣。古而行之者。誰與曰。邨風柏舟之詩是也。劉子政傳列女云。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審若是。齊女之義。固先爲之則矣。難者曰。柏舟序言仁而不遇也。毛鄭同申此訓。子政爲異說何也。直齊書錄解題列女傳其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說詩者異蓋齊魯韓之學固不盡與毛氏同曰。子政家世魯詩。此蓋魯詩遺意也。詩云。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傳言。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固其事徵而益信與。甚矣。子政之善表微也。傳言。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于詩。此義明。故曰。聖人之道。嚴于禮。而通于詩也。崑山顧亭林氏述其先妣王氏。未嫁守節。斷指療姑。立後訓子。爲書上

之史館。欲存于簡編。今貞姑之義。與顧母同。又爲江蘇巡撫某公彙題入奏。得旨建坊旌表如式。然則貞姑所以力自致於人紀。固無負哉。固無負哉。貞姑徐氏。常之武進人。父守崑。歷金華府知府。幼以貞姑字江陰縣學生朱勳。乾隆某歲。勳遭疾卒。訃至。貞姑遽易服環繞經往弔。至則居喪次。痛毀誓不歸。與勳繼母依。時年二十有四。後三十餘年姑卒。年六十矣。丙申歲某月某日也。勳旣早沒。長兄撫客死京師。遺孤永培。遠贅蜀中。又其族屬倫次。皆長于勳。無可後。貞姑歸取己兄之子順基爲嗣。順基有子曰城。城字瑤泉。乞予爲貞姑事書後者也。前文皆題目爲貞女。女在室言之。于號爲非宜。故以易名曰姑。孫叔然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又以其取兄之子爲後。故云貞姑。使其嗣稱也。乾隆六十年乙卯歲十月晦日。

與李東川書

久不修啟。疎簡之罪。深荷覆照。某比日寂處無事。少有討論之益。因憶前在永興。承示縣志所載。安陵卽今永興。並附以唐睢事實。竊攷安陵魏地。與楚絕壤。不宜更僻在楚南。蓋自近日地志之學。悠謬益甚。率以傳合贅入。轉相指證。故其訟言不休。究與鑿空無異。古字從通。安與焉本一也。戰國策之安陵。以說苑證之云。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睢謝秦。又大戴禮。安陵任周瞻盧氏。注云。安。或作鄢。或云。秦破魏。而鄢陵君獨以五十里存者。周瞻。唐睢之力也。漢書地理志。潁川郡下僞陵。李奇曰。六國爲安陵是也。然鄢陵字從阜。從邑。又從人。其實古字省皆作焉。史記晉世家。楚兵敗于鄢陵。徐廣曰。一作焉。尤可以舉明如此。而承纂書志。反牽引非據。以入於故實。旣已著其疑矣。又不知推其所以然。皆因陋之過也。足下蒞斯土。雖攝事未久。亦宜正其土地事跡。告于縣人之喜事者。俾知永興自名安陵。與唐睢所事之安陵君。乃爲鄢陵。二地不可以強附。其于勸學誘士之道。未爲非宜。故輒布區區以聞。

與朱少白書

昨自京師攜歸足下所惠韓文考異。暇時少爲研復。偶得注中叢集衆說。未及歸於是者。輒攬拾數事。用質左右。昌黎先生之占籍也。考異以李白作韓文公父仲卿去思碑云。南陽人。某今按新史。蓋因李碑而加鄧州二字也。某總其實。李碑但謂南陽。則先生自言歸河陽省墳墓。卽於左氏傳所謂晉啟南陽者相符。而新書承襲之故。尙不在此。唐說部。韓若雲有韓仙傳。蓋爲韓會而作。自著其族居。已云仲卿者。刺史江南人。受德濟家於鄧州之南陽。新史好叢稗野異聞。固沿此而因。以致誤與諱辨。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夫曾皙名點。雖五尺之童。所共知也。而昌黎先生不暇致詳。不免爲人所訾議。固也。注反引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楊裘而弔。諸文以證明之。是附益其過而從而甚之也。守戒所謂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昌黎先生意。固以蜀雞爲小也。爾疋雞大曰蜀。莊子庚桑楚。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司馬向云。越雞小雞也。今荆雞也。魯雞大雞也。今蜀雞也。魯與蜀義皆訓爲大。而昌黎先生豈好爲是複文傷義邪。某竊謂蜀雞之不支。蜀宜作越。蓋自宋歐陽氏所記舊本韓文。亦已光耀於世矣。然且謂其脫繆尤多。況後之傳刻者。益失其真。而考異又因仍無從是正。則其疏固然。無足怪也。詩如符讀書城南注內。樊云。符公之子。又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某今爲此注補一證。韓昶墓誌銘云。唐故昌黎韓昶字有之。傳在國史。生徐之符離。小名曰符。誌石出自前明。今尙存孟縣。而某別錄及之。與樊注相較。可以證其疑。而尤足見名符之故。爲前人所未備。是尤可喜也。久疏放。恐

日因循不能卒業。姑盡淺陋所聞。幸因而教之。其他俟面質。不一。某再拜。

答黃小松書

承示隸釋、隸續，並已接到。某在京師，于二書略爲寓目，苦不悉究，所以後屬人轉覓致之，終不見獲。頃乃得閣下藏本，研覽尋味，益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證其事跡本末，爲有資于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于小學功不爲細。然就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爲後人所掇拾者。樊毅修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胃，謝陽之孫。洪氏謂水經云：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謝者，樊丹封謝陽，卽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卽射陽縣之故城。高祖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地。據此，則傳以丹爲射陽，誤。某攷其實，射謝古多通用。碑言謝陽，卽傳所謂射陽。詳見某跋樊毅修華嶽碑內蓋同爲一地，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遽指臨淮，別有射陽。又疑遠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之注，而訾及傳文，是其疎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魯陽縣有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指趙氏誤認衛爲街。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證之，符合。而景伯不宜詆趙氏爲誤。又王稚子闕河內緤令，緤卽緤字。隸法少異耳。洪氏誤認緤爲縣，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縣令卽溫。然緤與溫古亦通用。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蘊藉通。則一字而從糸，從水，其研審不覈，以自貽舛者，又著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某檢後漢書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黈行太守

事。此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于史如此。處士嚴發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題門戶之文。則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亦已肇其端矣。然則非自東漢始有也。五君栢梓有真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真人之稱。攷之莊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喈爲文始然。其他尙有不及備檢。姑就某所知數端。爲閣下妄言之。幸垂教。不宣。

與桂未谷書

昨承見過語及說文序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足下按此禮記非今之戴記據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某以足下言是也爾雅釋言郭景純注引禮記曰牀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後傳言邢氏證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爲誤或云疑傳寫之訛釋草注引禮記曰苴麻之有廢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禮記其說凡數岐未有從而衷于一者某固以心疑之矣然終亦未解其所以後檢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于孔氏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漢以來皆指儀禮爲禮記鄭康成箋詩采芣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裼亦作禮記亦其證也足下垂示及此非惟與張氏同爲致確之解而某積年蓄之于懷不敢向他人請質者亦自幸其不孤矣敢以鄙識覆左右想更有以進之佇俟佇俟

與孫季述書

某前歲過濟寧黃小松檢所藏周西宮襄戎夫盤銘拓本一紙贈某。宥迫未及尋讀。比抵京師。得閱閣下釋文。蓋于諸家中。推稽獨核要矣。而字之稍涉微似者。亦姑獻其疑。以資後人尋討。故以某之鄙識。亦敢出所愚。以求正於閣下。銘詞右還表于薨道。他人或以薨爲觀。又或以爲爵。閣下定本從觀。于義亦未見其安也。達。古作𨾏。古文于所從偏旁。上下左右。皆可相移。銘內薨道之薨。卽𨾏字移其旁于下。當釋以爲達是也。實余有散氏卣威。閣下疑卣非心。而不知威亦非賊。威當作貳。所謂貳心。與上收散氏田器有爽義爲近之。微柳。白與戲。遠爲一例。柳。古訓聚。微柳。卽墟邑聚落之別名。釋爲地名。或得其實。宣元年公羊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有大夫守之。又水經注。引竹書紀年。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白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廬柳。是地名廬柳。亦猶微柳也。若于枉木。喬木。就植物以表界者言。斯失之矣。圖大王于豆。閣下云。稱大王者。六國時器。案大。古音作太。太字古亦作大。猶周太王之稱也。

與李書源書

足下前示書云。今所傳紀年。苦無善本。某遍覽近刻。亦多脫舛。不復可案。因錄昔人記注所證。聞足下以是正此本者。有二十餘事。顓頊三十年。帝產伯鯨。居天穆之陽。山海經注。引竹書。顓頊產伯鯨。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今脫是維若陽句。帝泄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元夷。風夷。黃夷。後漢書注。引作后泄二十一年。命猷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今脫赤夷二字。幽王二年。晉文侯同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是爲鄭公。水經注。引作名之曰鄭。是曰桓公。今本脫此文。桓王五年。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水經注。引作。晉武公元年。尙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今本尙一軍書在桓王四年。荀人董伯皆叛下。又多曲沃字。十一年。芮伯萬出奔魏。萬之母水經注。引作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今本萬之母逐萬。誤作小注。又脫芮姜二字。十二年。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水經注。引作周師。虢師。今本虢師誤作秦師。惠王元年。王如成周。周陽白兔舞于市。水經注。引作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此以白兔之異。繫于二十五年。又陽作有。十九年。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公命瑕父呂甥。邑于國都。水經注。引作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今本誤作國。襄王十五年。秦穆公帥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曰衰。皆降爲秦師。狐尾與先軫禦秦至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襲來與師言。次于郇。盟于軍。水經注。引。皆降于秦師。于不作爲。按降師一本于作焉。今爲乃焉。轉訛。狐尾。作狐毛。又多退舍二字。二十二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南鄭。水經注。引作奔張城南鄭。今本倒張城二字。敬王四十三年。宋

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經注引作宋大水。丹水壅不流。今本脫宋大水句。周定王七年。晉荀瑤城南梁。水經注引作智伯瑤城高梁。今本高作南。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水經注引作元公三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丘。今脫取葭密遂成之句。威烈王五年。晉丹水出反潔。水經注引作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繫。十七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孫。公孫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屠韓氏。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水經注引作公孫孫會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屠韓氏。又作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十八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及我師伐齊。入長垣。水經注引作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今翟員作我師。城又作垣。安王十六年。封公子緩。史記索隱引紀年云。武侯元年。封公子緩。趙侯種。韓懿侯伐我。取蔡。今惟有封公子緩句。下文並脫。烈王六年。爲梁惠王元年。水經注引作梁惠成王元年。鄴師敗邯鄲師于平陽。今脫此文。顯王四年。夏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水經注引作徙都。十年。鄭取屯留。留子。水經注引作鄭取屯留。留子。今脫書涅字。十三年。當梁惠成王之十五年。水經注引作龍賈師。築長城于西邊。今脫此文。十四年。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之。水經注引作富邱。十五年。東周與鄭高都。水經注引作高都利。今脫利字。宋景公。衛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水經注引作宋景公。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今本數作鼓。又脫齊字。十六年。王以韓師諸侯師縣于襄陵。水經注引作敗諸侯師于襄陵。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水經注引作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公子南爲侯。二十二年。壬寅。孫何侵楚三戶乳。水經注引作入。

三戶郢二十三年。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史記音義。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隱王三年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舟三百。箭五百萬。水經注引作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漿。水經注引作溢酸漿。郢。今脫溢及郢字。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水經注引作圍皮氏。今脫圍字。十三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水經注引代史作戍吏。貂服作貉服。若是雖未盡還舊觀。然亦可依以爲正其餘。俟續有校訂。更爲足下陳之。

假師金石遺文補錄序代錢獻之作

秋塋明府。旣蒞假師。爲政之餘。披案圖志。覽武君虛谷所編金石遺文。讀而善之。更度當時採輯。或未盡于斯。時屬士人尋剔。積漸有獲。不憚手自推稽。合前錄裒爲十六卷。遣人徵序于予。先是。予與秋塋。在西安客弇山尙書幕府。旣而移節中州。秋塋獨從事左右。尙書公雅好通博。所至必搜遺刻。秋塋久與之習。亦漸移其所嗜。凡歷攝他縣。訪得片石。輒手摸上寄。蓋徒以佐尙書公成書。然尙不暇自爲集記。迨間數歲。秋塋以吏議去商邱。又久之。始得官是縣。旣已百廢具興。又從而成其所好。故以歎秋塋之與世異趣。且喜其書泊然寓意于深也。金石之文。取以證地理。其係於方志者。尤爲著明。鄺中尉注水經。實能詳識碑刻所在。以表故城舊界。俾人尋覽。易徵其跡。後之得是意者。蓋鮮有聞焉。宋元豐間。北平田概著京兆金石錄六卷。已佚不具存。近時葉封嵩陽石刻紀成錄。旣限一方。又泛然雜所稱引。益不足以取爲體要。假師自漢迄宋。與緱氏迭相廢置。其治所徙建無常。人遂臆度顧縣爲古縣。以宋緱氏城當之。予發是編。所收宋重修仙鶴觀記。屢歷中卜得縣署之西南。而裁可百步。則故城之跡可案也。又載陽村造經幢記。益知是地于宋爲芝田鄉。及裁假師東南之境入永安。而後鄉名始專歸焉。則割隸之界域可攷也。縣治北馮邙山之原。于唐爲龍池鄉。又西迤北淮廟。于後梁爲毫邑鄉。緱氏之南。在宋爲太尉鄉。又南蔣村。在元爲嘉禾鄉。又東南管茅。在後周爲興唐鄉。其他如覆舟。百坏。撫父諸山。及靈跡勝區之存。皆灼然定其方位。以目驗得之。非取徵于是。殆莫由規其仿佛。故予謂秋塋之致力于是。其旨與鄺氏符。若其碑銘墓

記。推顯古人之功緒。上與史傳相糾正。次與此方利病相攷見。秋塋悉攬撫纖悉。書亦非無所爲而姑爲是言。故以云爲知據也。前歲己卯。秋塋方受縣事。卽體訪孤生之貧而才者。拔置縣士之首。于時遠近翕然歸美。旣又崇學明教。敦率興行。月課歲程。與諸生相勸勵。其庶乎古良吏之爲而無忝者與。宜其政嫻而心理獨犯舉世之所迂笑。以漫爲是好。予故爲之發其意。俾世之覽者。有以引端于此焉。嘉慶二年六月六日。

吳尋陽長公主墓誌銘書後

誌銘拓本爲吾友大興朱少白裝表成幅。縣之壁間者。余偶獲讀之。歷按其文。皆承五代衰蘊。氣格靡然不振。然念楊氏僭號淮南。數更變亂。其事跡或存或沒。爲史家撰述所略而不道。今尙于此誌見之。故亦不可遽棄也已。誌云。尋陽公主。大吳太祖之令女。下又云。公主母太后王氏。五代史吳世家。行密夫人朱氏。又行密子渥。爲嫡嗣。而降演傳內亦稱渥母史氏。其他不見悉錄。然則此誌王太后云者。蓋于行密之妃。又其一也。誌旣言公主以順義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薨。葬則以乾貞三年三月廿四日。按順義。行密第四子溥年號也。至七年十一月又改元乾貞。故此誌書順義七年。而十國世家年譜。不書七年。獨紀改元。史例如是。無足疑者。惟主所適劉公。歷官太僕卿檢校。尙書左僕射。舒州刺史。惜不著其名。遂失考也。劉公之先。誌云。首匡社稷於吳朝。尋擁麾幢於江夏。據通鑑及五代史。並言行密以劉存爲鄂岳觀察使。是存當時與行密首發難。而官又歷鄂岳。疑稱麾幢江夏者。當卽其人。又主生子有六。名位皆可見。長匡時。授鎮南軍節度討擊使。撫州軍事押衙。銀青光祿大卿檢校。國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國。次匡業。試祕書省校書郎。次匡遠。匡禹。匡舜。嚴老。並幼而岐嶷。考二子官階所云光祿大卿者。案劉道源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怵。怵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于鄂。而有其地。故將佐爲諱之。行密之子渭。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爲大卿。又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二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卿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卿。見容齋三筆。並與誌同。又言享年三十八歲。箕帚二十二

春。則主之下嫁。當在渥稱天祐三年。而歸窆于順義七年。是時溥已在金陵矣。今仍云都城江都縣者。從舊都揚州故也。字多俗體。於唐諱民字猶缺畫。以見古人臨文之慎如是。危德興稱將仕郎前福州閩縣丞。必當王氏未建國。而德興舊官於其地。故書銜以前自別與。余故備著之。使攷者得以資焉。

答某書

某久以事牽。不知力學。昨猥承下問。若欲執禮于不肖。又書內所質難。頗近讀書竅隙。始觀之慰甚。既且審足下尙有未悉其說。姑好爲持異端者。輒欲自畢其愚。凡足下之所指。某固思之矣。昭十二年左氏傳。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足下訾元凱注。招爲人名。疑其無所推據。疑之是也。漢晉以來。傳左氏者。自鄭賈與服三家。日以漸微。惟杜遂孤行于世。然推其所著。亦皆好以臆說自亂。今如一祈招也。據文言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招亦詩篇題爾。自謀父作之以此名。而非祈招以人名此也。宋劉原父云。九招者。九名。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某由是意推之。招與磬韶並爲一字。蓋卽舜樂之遺音。後人依其聲而譜爲詩。孟子言。齊景公爲我作君臣相悅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後繫以其詩曰。畜君何尤。然則祈招固宜有詩。而取首句祈招之懣懣。以名其篇。詩三百。因詩首二字一字爲篇題者。皆是類也。是杜氏義爲失。而予之所補著。於義或爲近也。考工記。舛胡之筥。足下疑注文舛錯。此尤爲非。注云。故書筥爲筥者。康成當時實見古文有是字。以今文校之。故載之。既不自安。更引杜子春筥當爲筥。其意固視筥非材之美者。又與角幹金錫文不符。乃仍讀筥爲臺。則依聲旁寄。取義更密。凡先儒之于經。重慎如是。又矢人以其筥厚爲之羽深。注。筥讀爲臺。謂矢幹。古文假借字。此具在記下文。足下閱之未終。遽果于立異邪。亦偶不檢涉誤也。某年四十。于所學未必有可就。即可就亦不足詎耀後生。然某尙懇懇爲足下言之者。實不忍以愚者之慮。遂終覆篋。以干見欺之罪。幸詳察。不宣。

授堂文鈔卷之四

藺相如澠池之會

藺相如澠池之會。庭折秦王。抗禮而歸。趙因大其功。使相如位居廉頗右。世遂歸以智勇之目。而相如亦以此名天下。予曰。嗟夫。殆哉。此以其君爲試也。夫秦虎狼不測之寇。握重兵。壓趙境。名與趙連和。實欲誘而執之。因挾所求。以奮其詐。彼固一欺公子。而既已如玩諸掌。而今且以之嘗趙。善爲計者。度能抗則抗之。絕勿與通。不能抗。則審出萬全。以禮折之。使秦陰奪其氣。不敢橫以非意相干。而徐爲訂其成。安有以其身已入于危。而復區區爭此口舌之間。驚得相抗而自張。此大惑已。且趙與秦敵也。交有稱王之名。無端命以鼓瑟之役。彼視趙蔑如矣。當此之時。趙雖有重兵在外。且有廉頗約三十日不歸。則立太子。絕秦望。足使相如有所恃。故得而奮其氣。然以當日計之。秦強而趙弱。況又以其君入於秦。則主客尤爲相懸。故夫相如身嘗從事。當趨以進。謂兩國相見。無與爲歡。臣請命所司操土風。爲大王壽。今大王奈何以加之於吾君。是將使萬乘之尊。比爲樂隸邪。夫大王設嘉會。以禮召趙王。而先無禮自處。凌兄弟之國。絕唇齒之援。內失歡于趙。外啟釁于齊。楚。韓。魏。皆將走而相告。必且陰固其交。以與秦抗。王亦何利而必爲此。吾意秦雖暴。必爲義屈。卽不爲義屈。亦必爲害阻。舍此不圖。顧欲遽奉盆盂。奮其聲色。俱厲欲驟以要秦王。於必從。幸彼勉爲一擊。故相如得藉以塞責耳。向使秦王強悍終不動。彼相如果遂必以頸血濺。而又

獲保無恙否邪。且爲人臣不勝其惛惛之忿。以幸一時之功。勢必不可效。效之而不成。君與身俱卽于危。夫相如庭叱秦左右。度必恃其身有必死之志。冀人不敢遽擲吾鋒。而因得苟以遂所圖。是亦疎矣。夫秦之與會。左右環而相向。當伺相如發。自必以防變防之。則相如雖起。焉能出不意而圖之。圖之未就。左右必羣加兵于趙王之頸。而相如又安能左右支屈。以其身蔽趙王也哉。語曰。投鼠忌器。非鼠有時而可置。謂其有妨于器。故寧權于此。而亦以鼠不足當吾之投也。今以相如之識。又重以社稷之寄。而反徒效曹沫。毛遂。所走險而幸全者。而以之逞志一時。而不顧其後。吾故以相如澠池之會。乃匹夫能無懼者之所爲。適以成之。而後遂噴然歎爲奇也。悲夫。

史若豪先生狀略

先生諱猶興，字若豪，一字傑齋。其上世於東漢時，有諱崇者，佐光武中興，封溧陽侯。子孫世居溧陽，傳三十世至惟則。在宋徙四明之鄞，又九世至昌孫，仕元爲檢察中奉大夫，再徙餘姚半霖村下宅里。又傳某世，當明嘉靖萬歷間，隸籍順天。今都城西便門之外，白雲觀旁，實有葬所焉。先生少無所依，以學卽刻苦，不欲與人事，亟請於其父，願從舅氏袁直齋遊。父領之，遊數年，竟卒其業。當時聲譽隆然，皆度先生旣鬱而發，必大其名。先生值內多故，遭數喪，困不復起，顧自念父垂老，恐違左右失親歡，迺居里門，課舊業，日與其徒講誦弗輟。冀旦晚侍親側，婆娑嬉遊，得以志養終。會乾隆某年，河工需員，大吏疏請，凡考職試吏部有名者，簡其良備員以行。先生故以例監就試，例授登仕佐郎，得與選。或趣之起，且謂先生親老，而身益困，此豈擇祿時邪？先生竟卻不往。大興朱石君先生以翰林出爲福建糧儲道，欲邀先生與俱，致書幣以請。先生父亦促治裝，始不獲已，就行。歲餘，朱石君先生攝鹽道，先是任鹽道佐幕下者，代收鹽課，務苛細，伺微隙，摘其過，欲以邀重賂。困商徒，先生獨持廉平，管支出納，以時收貯，商皆敬悅。高君義，釐千金交歡于先生，倩人從容致其誠。先生固謝不可，而旁睨者乃假居間，漁其利以去。于時衆議洵洵，謂君不辨將受垢。先生顧終念事明，則彼不復齒于人，卽又固謝不可。乾隆甲申春，先生在福建獲家書，睹父手字，欹側如不勝書者，遽色變，飲泣立奔以歸。比歸而父故無恙，趨階下敬問起居，始知前微疾，強作書爾。然自是先生益不欲外遊，每顧父髮鬢皓白，則朝夕繼以歎曰：吾歸晚矣，竟以此抱恨遺疾，知不起。泣語子

兆蘭曰。兒勉事而王父終。吾志。吾目其瞑。遂卒。初先生爲兒時。棗栗置几上。未嘗自取啖。遭蟲蟻。輒迂步引去。不以殘生命。聞人談孝友。卽動色。語瑣瑣詰其狀。人告以故。更大喜。適與羣兒戲。卽以某兒長已。跪趨侍其旁。如侍嚴父兄。人大異之。友人紹興陳濟美。客清苑。貧不能自存。先生爲計度。屢周其乏。濟美旣終惠。度先生無剩財。不忍以重累。後有困。遂噤不言。先生故知之。日談。伺濟美出。揭其茵。置錢鏹去。不以告。蓋其細者如此。其他可類知也。先生高祖諱在篇。章邱縣知縣。開洛波河便民。民廟祀之。祖諱完節。籍宛平。石埭縣知縣。有治聲。父諱志義。儻尙節概。先生配魯氏。子二。長虎先君卒。次兆蘭。女一。生於康熙甲午八月十三日。卒于乾隆乙酉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二。以丙戌六月。葬定興南門外西塚莊之原。

趙孺人貞孝銘并序

乾隆四十年夏六月。提督河南學政、禮部右侍郎、武進莊公。按試河南府屬。登封縣學生吳宗璧等謹上。登封縣余西里。故民賈萬銀妻趙氏。克執婦道。具有奇操。自年十五適萬銀。及二十有九。遭萬銀物故。撫膺悲號。踊頓成疾。旣念身有遺腹。尙未就育。乃從飲食。比數月生子。崑。趙益感泣累日。痛賈氏血嗣垂絕。如綫。幸復誕此遺孤。由少而壯。撫字訓誨。迄三十餘年不衰。又萬銀旣沒。其母寢疾。綿延終歲。後益加。洩溺皆不知自持。趙凡晨夕侍左右。力相起居。以一身任之。如是者又七年。人稱賢婦。遍于閭黨。具列事實如左。由縣學師某。轉申督學莊公。旣允其請。用表其門曰。慈孝完貞。越八年。偃師武某。感其風烈。更爲作銘。推揚盛美。銘云。懿厥孺人。歸宜于賈。克柔以恭。秉德雅雅。忽隕所天。淚迸如瀉。嗟吾爲婦。實感不辰。曰從地下。惟余方娠。庶其有子。以後夫門。未幾彌月。果符男徵。日撫弱息。悲益填膺。有轂者雛。覆巢望翼。或導之鳴。或啄之食。予拮予据。是營是力。習習于飛。勿于叢棘。相彼烏矣。感予藐身。兒家不造。已罹艱屯。兒不知奮。不名爲人。兒兮兒兮。質之蒼旻。神相其聽。福貽厥後。兒卒有成。是惟善佑。嘻嗟孺人。婦貞允懋。更惟阿姑。病偃室處。彌留七年。無間寒暑。孺人在旁。以哺以茹。噫嗟孺人。孝孰與伍。惟此孝貞。用保厥子。子能克家。九泉以喜。實惟孺人。振廢而起。爰作斯銘。昭示風美。更後百年。因銘如誄。

喬安人詩序

安人喬氏爲吾鄉郭君子振之元配。自少于歸至于老。爲郭氏家儀七十餘年。終始不怠。當其逮事舅姑也。會相繼有痼疾。安人則晨昏趨侍。伺喜與慍。務適其意指。于時二親體素羸。及病作。益茆牀第間。又所需服御飲食。少不適。氣息輒怫然爲之不寧。然安人在左右。躬相起居。幾忘日夜。取所汗中裙及襦袴。手自澣濯。其二親雖卒不起。亦竟賴以安。居家善于六親。待僕婢有恩。前歲歉。安人推所餘。以綿與粟。周戶給其困乏。此尤天性之所謂過于厚者邪。余故思道其盛。以見安人之賢。且孝。故託于聲詩以紀之。詩曰。

婉婉安人。有令其譽。爲婦爲母。惟德之處。相厥夫子。協于尊章。時二老人。病偃在牀。戚見容色。淚溢自眶。乃躬侍親。或左而右。每晨薦食。必嘗旨否。時惟二老。笑則額首。曰衰病身。賴此賢婦。或觸噤哽。咯咯喉間。摩撫于背。脫如轉關。或時垢污。反側餘喘。實引翼之。誠積欸欸。問席曷卷。問衣曷澣。凡此勤劬。持危扶顛。保其微息。厥有七年。奄茂之歲。時乃薦饑。嗷嗷者衆。屢顧而嘻。申命二子。舉困相遺。曾同里閭。而不汝顧。淑哉安人。宜爾多福。純嘏之休。維天則篤。淑哉安人。宜爲女型。九齡之錫。以表德馨。淑哉安人。式宜爾家。百順之臻。穰穰無涯。奄有九畹。蘭茁其芽。淑哉安人。豈不信亶。維賢孝名。近日所罕。鄉里榮之。式用燕衍。詩俾風紀。昭茲彤管。

上朱笥河先生求撰先大夫神道碑銘書

學士先生門下。某生二十有六年。始膺鄉舉。走京師。聞今天下爲士所歸嚮。而能發明公器。力以史筆自任者。羣推先生一人。當是時。某固私已慕之。然蓄以不敢遽通者何哉。徒以某伏鄉曲者日久。學無所師承。而欲驟進于魁入鉅公。意必爲其所棄。且笑。故遂漫焉以歸。既又痛以不肖之軀。不幸無所自致。用以發揚先人之緒。因伏而悲悼。稍欲用力于文字之末。冀于古之所謂立言如先生者相值。庶幾進有所挾。可贊以薄見其長。或因以爲先人之潛德。伏而不耀者。藉先生之文。得光聞于世。然又苦貧不得自業。方衣食于奔走。窮迫未有以終始所就。則又怒焉以悲。蓋自辛卯至今。凡七年矣。歲內冬十一月。方謀入京師。迂道抵德州。就謁曹劍亭先生。在署中。日間出舊作論辨序記。雜文。十餘篇。請質。往往爲所稱許。越歲二月。某北上。劍亭先生卽爲手書。命某以侍門下。某獨私幸。數年。踦企願慕。不可望侍顏色者。今遂獲緣以請見。將益圖爲先人光大之緒。附以不垂湮于後。故輒不自度。率然造于左右。然尙未敢以其私爲先生陳乞。頃乃飲泣零涕。再拜請介王範曾。余鵬翀。陳宋賦。聲其哀以求銘。已旣獲允于門下。故某敢進其所以然者。爲先生言之。先人之少。起于孤貧。好學篤行。守節概。早爲士人所推重。其後自服官歷三縣。始由外任歷部郎。凡積三十年。行治皆有可紀。而先人潛德內蘊。獨矯世名。以重畏所知。每不欲自見。且某又昏昧稚幼。益無能以仰窺。迨于甲申。歸葬之次。卜期已促迫。更未及鐫銘以納諸壙。所以椎心擗膺。抱恨終天。無所奔訴者。比今累十餘年。今且卽某幼時所聞。約略悉其萬一。合以家兄輩舊所口述。及鄉人

習見而傳之者。紀其實。可徵信。別爲狀略。具于右。其亦希先生有以採也。凡今之人。推其意之私。以欲榮其親。則不憚走千里。求致顯者。務得夸毗。悠謬無實之詞。相引以爲重。故其文不著。然以某所求立言之君子。必其文之有以著矣。又猝不可必遇。遇之而或不獲接近。或請之而誠有所不感。皆未足以使其親之遺業。裊然有可見于文。且至汨沒以盡。則又可憾也。故于今某誠得世之所難遇者。幸接近之矣。又幸其無不勉狗所請矣。則又因循不知自託。遏抑前光。罪戾益深。伏惟先生。于先人非有一日之雅。某且不爲世俗所知。獨敢奔走敷誠。自歸于先生者。蓋亦惟朴鈍。幸有以辱教。必不忍陷先生俾于有愧詞之譏。伏惟哀其誠。而賜之銘。臨紙伏咽。不知所云。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某謹上。

上李西谷先生書

西谷先生門下。乙未榜發後。匆遽歸去。及丁酉入都。就謁先生。聞已引疾南旋矣。遇有人自蘇來者。輒候問先生起居。語多未能委悉。故每惘疑恍惚。隔如夢寐。近得吳縣周君。始聞先生居里門授徒。私心翹慰。欣踊備至。伏念某少孤且貧。行能無所比似。誠不意以積習區區文藝之末。獲辱一日之知。得預于門下。而先生推愛育人材之意。不以其愚不肖。輒厚賜之教。往往獎借過望。益非所安。自數年奔走窮途。四上公車。而四不遇。外無知交故舊之援。得以遊食于四方。退無田園室廬。匹夫饘粥之資。得以俯給于八口。且荒鄉水旱交迫。日聞急難見告。神魂馳越。不能不因循寄寓儼館。校書一局。庶冀謀爲餘資。以贍舉家。然窮愁孤羈。日夜爲衣食所亂。不暇少畢其業。使學粗有所就。以副先生屬望之深。章明門下得士之大。此某慚不能已。輒爲先生言之也。然某數年在京師。賴賢友提唱。不至益爲頽放。比所見當時走顯者之門。幸以弋獲聲勢。卽覲顏相冒。惟某獨於有力之譽無可藉。且亦不忍有意求聞。以自墜于苟賤不廉之地。則又推其生平悻直。不能詭遇希合。日就有司之束縛繩墨。是以顛蹶至此。先生諒已聞之。不終棄也。抑又計違門下契闊已四年。近旅食京師。時獲使人。可藉以自通。然終未嘗有一紙致于左右。夫豈惟以苛禮不足自申。亦私念身之所處。亦已重儻。學復不得其要。而所守與行。益與世左。故使不以情告。則虞見欺。而以情告。亦慮先生倦倦之慮。然度明歲會試後。行謀歸矣。旣歸而倦遊。不復自振。其生事叢處。又多羈累。將遂窮守鄉里。思展謁藉以終聞至教。恐終不勝所願。是故晨夕南望。潛焉出涕者。以此也。謹錄

近所爲雜文數篇。五言古詩若干首。伏賜裁訓。使得有以列於世。而自惟所以先報先生之誼者。亦於是
在焉。

書李畏吾同年烏巖圖後

龍溪李君畏吾。以壬辰預中書選。至甲午抵京師。入內閣行走。欲爲其親乞告身。垂已獲請矣。未幾。當道有阻之者。遂不果。乃退而自悲。召客作烏巖圖以寄意。今歲獲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移疾歸省其父母。出圖并自所爲記。使余繫之以言。余謂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使夫人子之情。各有所慰。凡視士之與執事於朝者。皆將推恩以逮其私。故以畏吾積心之誠。窮水陸走六千里。僕僕然忘其身之瘁。而又久困以旅食京師。殆冀當路者之聲其情。以邀寵命。俾成其不可幸之遇。予固意其賢爲世重。而其親傳德貽後。亦足身食爲善之報。且當是時。又遇今天子方永孝思。以錫類。天下宜無不獲自效。然卒困于向所抗者。不幸爲其中隔。則唯其生平義不與時偃仰。好直其道。而至是反以自撓。其旁皇沖慕。煩冤鬱悶。無所控訴之況。不得已寓之于圖。或將藉此以紓其悲。嗟乎畏吾。其無窮憾也已。然余于畏吾之去。得與其兄相偕以趨。以篤其養。暇益力學致名稱。不敢以負親之所以垂教之厚。與夫世之富貴而榮其身。以及其親者相計。固亦有樂乎此邪。夫豈以其區區功名之耀。視其親必以之榮辱邪。然則畏吾歸而以是致之乎。親殆所謂以志養者邪。其孰從而阻之。其又奚以是憾邪。畏吾篤古尙行。所學有根據。旣與余同事。笥河先生畏吾又最先受知。居門下且十年。爲先生所倚重。故余不爲道其所以懼世之淺者。非其迂。而讒且忌者。詆是圖之爲飾美而沾于名。以重爲畏吾累。余是以有激也。

寄朱笥河先生書

笥河先生門下。季冬嚴寒。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比來痔疾連牽。少坐輒欹側。爲人校官書。不能終篇。卽掩卷欲輟。偶憶蘇長公與程正輔書。其云已痔者。惟斷酒肉。鹽酪醬菜。日食淡麪。便爲漸退。某時勉效之。然終不甘強忍。蓋緣某于味之爽口者。輒愛其甘脆。生吞大嚼。取適入喉。自博一快。旣下。乃釀積融液。致爲大患。用此毒流腸胃。旬日輒連作。懸如贅疣。痛楚不可勝言。又貧中苦無力覓善藥。近得一方。用青椒。頓頓食少許。漸能除溼滯。若再輔以補劑。其效殆未可量。顧頗厭其辛辣逼人。久亦弗能堪也。追念半生受病。大率由此。然幸依先生書舍。尙得靜攝。伏惟不至遠憂。前臘日燈下。覽先生家報。讀之。感念至泣下。但相隔六千里。無由聞教。惟先生萬萬以時爲國自愛。不宣。

與袁喬菴

喬菴學師足下。某在都中。復爲友人牽率校官書。尋繹之次。閱及明史忠義傳攷證。內有編修方煒簽出。張毓粹、武同芳、劉芳世、蘭之粹、喬于昆、蘭完齋、王光顯、喬國屏、王邦紀、蘭相裔、張一鷺、一鵬、及父某、牛一元、俱賜祀忠義祠。某以此十四君實爲吾鄉節烈之雄。附載明史。已見陳豫抱傳後。昔嘗按其傳文。旣言張毓粹率二子佐有司固守。城陷。大罵俱被殺。蓋亦未審知毓粹二子卽一鷺一鵬。故于後文。又書張一鵬皆抗節死。又云一鷺一鵬父亦罵賊死。一傳之中。反覆重沓。不可推次。今簽記者。復緣以致誤。亦云張一鷺一鵬及父某。則竟同于缺名之例。益不得其實矣。某故附訂于此。告諸執事。蓋感十四君之出其死力。從守孤城。旣陷而隕首以歿。垂百五十餘年。獲邀國家褒忠曠典。推以加諸荒朝草莽執義之士。而陋鄉竟不與聞。是可爲太息也。昨修縣志者。已列十四人。併宜從祀。唯牛一元曾孫國泰。具呈奉主入祀。今他家諸子孫。必多興感及此。然不能不慮爲有司所格阻。故觀望而未敢遽發。宜以鄙之所聞。實可徵信。告諸其人。其貧而轉徙及絕無後者。執事竟爲之立主。擇日附以入祀。亦學師責也。某將爲吏他方。獲侍左右。恐不可數見。然于鄉邦故實。有可以持風教爲多士勸者。必委悉備探以告。伏惟留意。不宣。

或謂

小石山人寄居京邸。歲易三終。偃獨孤默。不知取容。或有人焉。過而憐之。謂曰。守雄守雌。不滯于時。一龍一蛇。神匿無涯。夫惟詰明。汙處隱約。默不內兵。斂不外爍。故以騰擲彷徨。翱翔遼廓。今子頑鈍無顏。木強自膜。崖岸高標。町畦迂錯。固已失意吠雪之尤。浸笑沐冠之覆。而又何爲自縛于踽步。徒甘此落落。且世有批鱗不觸。能致淵龍下窺于庭。象之投其欲也。履尾不狗。坐籠啗虎。自入于檻。服之委其順也。故車或載脂而轉。舵或引繩而連。或藉蒲而可紉。或編席而易卷。或淘金而就冶。或揉木而成椳。或藏器而應變。或不材而終年。莫不毀其方孔。鑿以大圓。所願知默知玄。不爲世營。室隙塞瑕。蹈道而止。服按絃之遺規。篤佩韋之祕旨。於以婉輓輕便。周旋徙倚。逢世之甘。扶身之否。乘軒策肥。垂纓結綺。故謂子將乘時而起。計無踰于此矣。山人聞而應之曰。固也。如客之欲吾貶損以行也。然剝椒蘭之實。而遺其英。剗薑桂之性。而揉其平。亦豈非言之類于盲邪。曩者權蠹相朋。橫滋明葉。盤互鼎鼎。偶時幸竊。腥附羶歸。肩脅腰折。大官唱聲。庸夫咋舌。習熟見聞。覲顏泄泄。當此之時。盜權擅威。予提予挈。黨之者廉來。譽之者稷契。於是志士苦心。匹夫亮節。迸激淚零。拊躬沫血。項乃可強。齒乃可齧。首乃可懸。脰乃可絕。此非所謂人慕。顧以行而獨爲揭邪。故汲黯抗顏。而爲掛客。寬饒負氣。而目酒狂。望之不肯錄錄。子橫不虛觥觥。朱雲折檻于殿上。張綱埋輪於洛陽。奮身以效蹇步。矯立懷其剛腸。彼皆秉風霆之勁。爭日月之光。懷丹石之礪。挺竹箭之蒼。夫然後以噴薄激昂。諤諤審審。任其朴愚。忘其狂憊。而且以振噴矐。逐婉孌。使天下聞此風者。山慕

而景從。節彰而名顯。固已善矣。且夫知而不舉。欲聲喑聵。爲而不力。委形痺癱。溷跡乾沒。猥號中庸。突梯卷樹。脂韋巧逢。欲使馮依社城。饜食鼎餽。混混與偕。保身不辱。然而滑正恬禍。濟惡擠讎。徒俾目盈其怒。口貽其羞。戮辱之所必及。典憲有所必收。由斯觀之。彼嬋姍而求媚者。固不足與謀也。夫寓形宇內。惟適所逢。意趨其吉。反罹于凶。自昔伯鯨鯀直。亡爲厲墟。聞人順非。爰喪厥軀。伍員子子。奮殉屬鏹。宰嚭佞叟。身死名虛。然則凡物之理。木不願材。斧斤亦災。雁不能鳴。身或遭烹。客又何以忍默恕行。愿慙鉤錄。規人于選悞之圖。懼予以狗名之覆。且士各有志。人亦有能。有不能。竭搏象之勇。或不足以卻蠅殫。夏蟲之智。終不足以語冰。今以予之自度。剛不知柔。愚則成戇。竊比古狂。未悔用壯。兀傲嶠崎。與世骯髒。而又念夫奮身蹴爾。抗志嗟來。踴厲而蹈。不顧幸媒。吾惟思所以得正而斃。求獨免于詭隨。吁嗟乎。客之所謂。其奚以予爲。

祭外舅呂王居先生側室李氏夫人文

維乾隆四十六年歲次辛丑八月朔辛未越祭日丁丑。壻武某謹以羊醴庶羞蔬果之奠致祭于夫人之靈。嗚呼。余少孤露。痛覆所天。藐孤妹弟。遺我後艱。問飢孰哺。問衣孰寒。憊憊踽踽。有涕汎瀾。賴夫人力。恤此顛連。攜之持之。與抱與眠。積如是者。垂屆三年。及余從學。遠遊于梁。佐我婦子。戒行趣裝。手總補綻。鞞裂而強。勉之就道。宿以春糧。賴夫人力。不予內傷。其後頻歲。窮見于肘。西走蜀秦。驚顏孔黝。賴夫人力。時左而右。余惜不悔。又焉長往。留滯京師。如絆羈鞅。當戊戌歲。夫行或爽。日至無麥。食安所仰。痛與謀歸。急切搏額。矧逢水溢。漂沒決囊。嗟數口家。日哺待澆。賴夫人力。勤無與兩。督余弱息。載績載紡。竟脫艱厄。不假負襁。比歸憶之。寤寐猶悅。云何不淑。奪其餘齡。在室惟媳。應門無丁。孰與會哭。二女淚縈。我哀憤踊。呼神之聽。如是禍酷。目其可瞑。尚饗。

